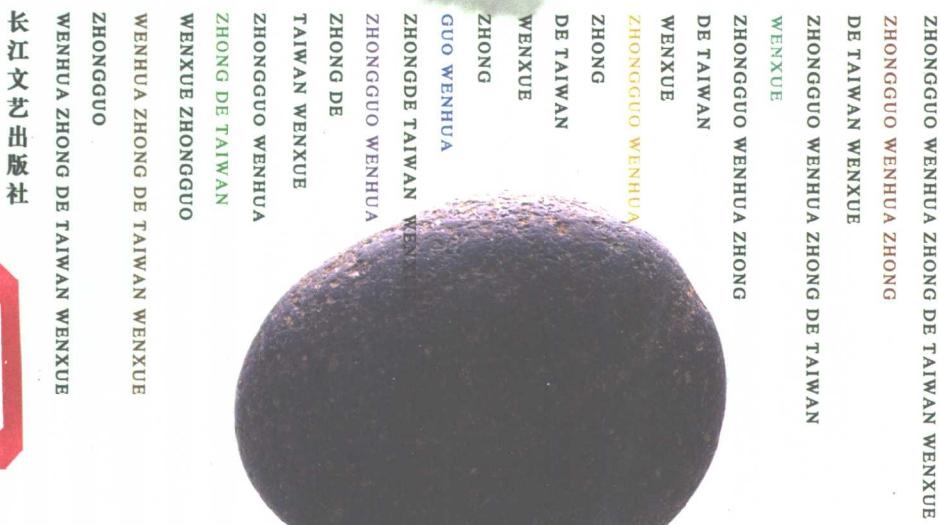


“十五”国家重点规划选题

杨匡汉 主编

中国文化中的台湾文学



ZHONGGUO WENHUA ZHONG DE TAIWAN WENXUE

ZHONGGUO WENHUA ZHONG

DE TAIWAN WENXUE

ZHONGGUO WENHUA ZHONG DE TAIWAN

WENXUE

ZHONGGUO WENHUA ZHONG

DE TAIWAN

WENXUE

ZHONGGUO WENHUA

ZHONG

DE TAIWAN

WENXUE

ZHONG GUO WENHUA

ZHONG DE TAIWAN

ZHONGGUO TAIWAN WENXUE

ZHONGGUO WENHUA

ZHONG DE

TAIWAN WENXUE

ZHONGGUO WENHUA

ZHONG DE TAIWAN

WENHUA ZHONG DE TAIWAN WENXUE

ZHONGGUO

WENHUA ZHONG DE TAIWAN WENXUE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中国文化中的 台湾文化



ZHONGGUO WENHUA

ZHONG

DE TAIWAN

WENXUE

ZHONG

GUO WENHUA

ZHONGDE TAIWAN WENXUE

ZHONGGUO WENHUA

ZHONG DE

TAIWAN WENXUE

ZHONGGUO WENHUA

ZHONG DE TAIWAN

WENXUE ZHONGGUO

WENHUA ZHONG DE TAIWAN WENXUE

ZHONGGUO

WENHUA ZHONG DE TAIWAN WENXUE

ZHONGGUO WENHUA ZHONG DE TAIWAN WENXUE

ZHONGGUO WENHUA ZHONG

DE TAIWAN WENXUE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化中的台湾文学/杨匡汉 主编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10

ISBN 7-5354-2392-2

I . 中…

II . 杨…

III . 文学研究 - 台湾

IV . I 209 . 9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48027 号

责任编辑:陈辉平 责任校对:常桥英

刘 青 陈 琦

封面设计:王祥林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华中科技大学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2.625 插页:2

版次: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90 字 印数:1—5000 册

定价:20.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引 言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文化传统犹如环流之水，每一瞬间都包含着无穷的过去。任何人无法须臾离开传统而存活，任何民族也无法割断自身的文化脐带而成长。

20世纪末的一个夏季，在海峡两岸的中国人经历了太久太久无声的分离后，又一批由年轻记者组成的大陆参访团踏上了宝岛台湾的土地。他们所到之外，扑面的是鲜花、笑脸、温热的双手和亲情的问候。台湾朋友赠送的礼物可谓寓意深长——一只蓝得透明的“琉璃夔纹牛”，在黄边红底的说明书上，印有中英两种文字的一首小诗。诗这样写道：

中国的牛，严肃地在帝王的年代里，
象征财富，社稷，天下，
一对夔纹的牛，
意味着一个中国永久的版图。
然而，只要把眼睛眯一下，
也许它们只是沉默地用大大的牛眼，
友善、忠诚地叙说当年一齐吃吃草，

晒晒日头的故事。^①

诗用“牛”的意象，既象征着一个中国永久的版图，又象征着中国人相伴创业，憨厚而不干蠢事、负重而从不忍辱的精神与品性。对“牛”的省思，既重现了在时间烟尘中被掩埋或被歪曲的历史真相，也写出了历史与现实纠缠中默默的喟叹。往事难忘，“牛”印证着割不断的中国缘和冲不淡的中国情，该是以诗进行精神补偿中激发的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忆。

海峡两岸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台湾与祖国大陆血脉相贯、根叶相连，从地质上看，是数万年前就两岸同体；从人种上看，是万年以前的史前时期就浑然难分。台湾自古即属于中国。中国人最早发现并开发了台湾。在浩繁的中国古代典籍中，从“夷洲”、“流求”、“东鲲”到“台湾”之称谓，中国人民早期开发台湾的情景曾大量载入史册。三国时期吴人沈莹的《临海水土志》，留下了世间对台湾的最早记述。公元七世纪，隋王朝三次出师台湾，大陆居民也开始迁居澎湖列岛，并逐渐向台湾本岛发展。至公元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自大陆迁徙到台岛的居民总数已达254万人，他们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方式，与那里的原住民甘苦与共、并肩创业、繁衍生息。殆无疑义，台湾地区的开拓，凝聚了包括当地原住民在内的中国人民的智慧和血汗。直到今天，台湾社会尽管有欧风美雨之飘落，其深层处，依然绵延着中华文化的悠长传统。

中华文化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而中华文化的载体，不是别的，正是汉语言文字，是这一母语把海峡两岸的大家

^① 参见谢宏：《距离，产生美吗？——访台散记》，1998年6月10日《人民日报》。

联系了起来。任继愈教授所说在理：“秦汉以后，全国广大地区推行了文字统一（书同文），从而克服了中国广大地区方言隔阻给中央统一政令推行的不便。汉字把广大地区各民族联系在一起。书同文的文字工具，行同伦的道德规范，形成了汉文化为主体的文化共同体，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① 杨振宁教授亦所言极是：“中国文学是单音象形文字，不是拼音字。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中国有许多方言，可是只有一种文字、一种语言，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比如说，为什么中国没有分裂成许多国家？中国的版图比欧洲的版图还要大，中国的人口比欧洲的人口要多很多倍，中国的民族传统，是许多民族混流起来的，不比西方不同民族的数目来得少，可是并没有像欧洲那样分裂成许多国家，或者像印度，虽然形成一个国家，可是里头有很多不同的宗教，很多不同的语言。这是什么缘故呢？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因为中国的文字是象形文字，有一个很强的统一趋向，不是拼音文字，不必文随音转而增加分裂的可能。”^②

人类文化史上，最古老的文字有埃及的图画文字、苏马利亚和巴比伦人的楔形文字以及中国的象形文字等三种。如今前两种文字均被拼音文字取代而湮没，惟有汉字，在象形基础上孳乳浸多，又指事，又会意，以其有形可象的总体特征独立存活，且自成系统。汉字既是一种语言符号，又是一种生命符码。它的创造本身是形对自然、象其物宜的产物，是仰以观象于天、俯以取物于地、沟通天地万物人间万事的结果，其符码内里因之而容纳了活泼泼的生命世界和心灵世界。汉字负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的灿烂文化。汉字被炎黄子孙称为“中华魂”，是极富民族属性

① 任继愈：《昭雪汉字百年冤案》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4 年版。

② 杨振宁：《论中国文化与科学问题》，1999 年 3 月 22 日《光明日报》。

和特色的瑰宝，堪称先于旧中国自然科学四大发明的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

通行于宝岛古今、浸淫于汉字思维的台湾文学，同样贯彻了“观物以取象”、“立象以尽意”的原理，在大中国文化中铸就了感物言志、外师造化而中得心源、同自然之妙有等本体构造的范式。在台湾地区，人们接触汉字之频繁，四书五经之盛行，中文地位之崇高，都为中国文化精神的霏布滋蔓营造着氛围也提供了可能。汉字符号充当着悠悠天地、人的中介，使文人学士们得以面向生命、凝固生命、表现生命和提升生命，多层次地将一个个独特的生命感觉和生存体验贮藏其间，并进而重现灵台上的烟云风雨，帮助人们突破“有封”的文字，驰向那片言语之外的蓝天绿海。

我们的研究与论证再次表明：不论是纵看历史，还是横看现实，台湾地区的诗文从根本上并未脱离中国文化这一母体，作品用中文创作，它再“边缘”，再“殊异”，再“本土”，再与大陆诗文不同，也绝然构不成另“一国”文化景观。然而，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在台湾文坛，在台湾文学研究中，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一直有时起时伏的浊流在涌动。在台湾文学“定位”问题上，希望台湾文学不要远离中国人的问题与感情的主张，被某些人攻击为“不配做台湾人”；在台湾文学的“民族结构”问题上，有些人看风使舵，提出了台湾作家所谓“双重性民族结构”的舛错之说；在评说台湾文学史时，某些人借“后殖民”理论恣意发挥，将部分作家从日据时期到光复以后的文字转换，渲染为所谓来自中国的“被殖民”的痛苦；在处理海峡两岸文学关系时，某些人鼓吹“平起平坐”，甚至将台湾文学是传统华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斥之为“老调重弹”，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这里，文学研究所应有的历史性、科学性和学理性，显

然被偏狭的情绪化、岛民化所代替。诚然，由于人所共知的客观原因，大陆对台湾文学的研究曾经有、今后也难免有狭窄、浅置、误差的一面，它将在交流与互动的推动中予以逐步消除；然而，我们不会放弃“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环”的学术立场，心史与文史如同一片磁针石，为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为历史潮流所驱动的精神投向，是终古不灭的。那些热衷于“台湾意识”至上者、“台湾文学国家化”者，是对历史、对民族、对文学的一种极不严肃、不负责任的态度，将何以自处，何以面对列祖列宗、面对心史母题、面对子孙后代？倒是值得思量的。

长久的阻隔造成了文化的地域性弥漫，如今进入新的世纪，该是整体性汇流的时机了。苦难与悲情的记忆可能在人们脑海中模糊、淡忘，但作为文化的见证者和表达者，不能成为历史的遗忘者。唐太宗曾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我们不妨增补一句：以汉字为镜，可以辨凌烟阁与耻辱柱。这是历史、又是文学之明言大义。我们都在中华文化的时空中呼吸，可以有各种意识与姿态，但总体上是“和而不同”；我们都面对着全球化的潮流，可以有各种策略和声音，但总体上该有自己民族的文化操守，中国文化是不会被人家化掉的。台湾诗人余光中通过对“月”的意象处理，体悟到中华民族与西方民族迥异的感受与把握世界的方式，在《地图》一文中就这样写道：“他那个民族已习惯于回顾。当他们仰望明月，他们看见的是蟾，是兔，是后羿的逃妻，在李白的杯中，眼中，诗中。所以说，那是一个纯然不同的世界。他属于东方，他知道月亮浸在一个爱情典故里该多美丽。他也去过西方，能够想象从二百英寸的巴路马天文望远镜中，从人造卫星上窥见的那颗死星，该怎样诱惑着未来的哥伦布与郑和。”或许也可以说，中国人正是通过宇宙、想象、感性和诗情去掌握语言，

去唤起人的生命体验，而不是用冷漠的知性工具去硬性规定世界。海峡两岸的文学也正是在这一“方式”上共通、沟融，以导入语言背后东方人的生命世界。从寻求更高的文明、更高的美学境界来看，两岸优秀的文学作品并没有各自殊相的隐秘，血缘、地缘、文缘，都在东方时空的纵横坐标中，确定着整体性的共同命运。

正是从这种整体的、合璧的文化视野出发，尽管是曲曲折折、分分合合，台湾文学无疑是中国文学在一个特殊地区的合理延伸。我们从传统母题变奏中，看到了中国人文精神的续写；从日据时期文学的清理中，看到了“压不扁的玫瑰花”依然开放；从战后“双城”（台北和上海）知识者的精神互动中，看到了台湾文心萦绕着多难的故园；从本土作家的文化眷恋中，看到了“乡土的扩大是中国”；从现代主义的播弄中，看到了“难以割断的脐带”；从新生代的流动不居中，看到了文化积淀的力量；从原住民文化中，看到了与汉民族民间文学的历史关联；从宗教与文学的联结中，看到了对东方智慧的探寻；从方言土语中，看到了闽文化与台湾文化的亲属关系；自然，也从台湾文学批评的范式更替中，看到了中国传统文论的深潜影响。这一切，都生动地告诉我们，海峡两岸的文学呈现于共享的时空，它是切切实的一体多元、和而不同、共济互动的文学事实。

中国文化地图上的台湾这一板块，总是这样牵动着人们“隔千里兮共明月”（六朝谢庄）的深情。一代名将张学良在九十高龄时，重书一首《谒延平祠旧作》，诗曰：“孽子孤臣一稚儒，填膺大义抗强胡，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入版图。”失去政治自由而不忘爱国初衷的心迹，说明中国的志士仁人是如此保持着传统文化意义上的操守与气节。时政是短暂的，文化是长久的。语言、传统和民族心理，靠历史因缘、人文环境和生活方式，建

立起来并厚重丰满；文学的介入，诉之以生命的欲望与渴求，则使其更见灵动充实。20世纪的中国文化与文学曾经卷起过千堆雪，毕竟构成了又一道长河。此岸与彼岸的缪斯，以互补性的劳绩，成就了“长河落日图”的景观。文心向背，岂可拂也？那就让我们把两岸文化——文学关系的论题，在以下的章节逐一展开。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唐山流寓话巢痕	1
一、大地载有浮沉的记忆	1
二、台湾文学中的中国人文精神	6
三、传达人文精神的艺术策略	21
第二章 “原型”与“新质”的关联	28
一、“诗可以怨”的历史延伸	30
二、寻找家园的游子之魂	35
三、彻悟与栈恋之间的摆荡	40
四、涤滤心灵污垢的巡礼	43
第三章 民族抗争中的台湾文学	49
一、从剑到笔：对抗同化的方式	52
二、从中文到日文：高压下的文学抗争	61
三、殖民文化的后遗症	82

第四章 光复初期上海与台北知识者的精神互动	87
一、战后“双城”之意义	87
二、“两个中国的命运”	91
三、台北与上海“文化论述”的相关性	98
第五章 乡土文学的现代性困惑	109
一、乡土文学文化视角的拓展	110
二、台湾“乡土”的外部建构	123
三、台湾“乡土”的文学阐释	132
四、喧哗与躁动之外的余思	152
第六章 现代主义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	156
一、一个精神驿站	157
二、“浪子”与血系	163
三、从“横的移植”到融合中西	180
第七章 新生代与文化积淀	188
一、历史转型期的产物	188
二、书写当代	190
三、润物细无声	211

第八章 原住民文化在台湾文学中的呈现	219
一、中华故事圈中的原住民口传文学	225
二、勇抗外敌的“中国脊梁”	244
三、“愿意去融合的坚持”	258
第九章 台湾文学中的宗教情结	278
一、台湾地区宗教的渊源	278
二、“出世意念”的新质	283
三、对东方智慧的探寻	291
第十章 民俗、方言与台湾文学	302
一、民俗与方言的介入	302
二、文学的惯性和作家的理性	317
三、面对历史：“失忆”与提示	329
第十一章 传统文论与当代台湾文论	344
一、范式理论及其意义	344
二、传统文论范式在台湾的延续	349
三、“新范式”的构建与“新”“旧”之差异	355
四、台湾当代文论的语境	371
结 语	391

第一章 唐山流寓话巢痕

一、大地载有浮沉的记忆

在文学研究中，遗神取貌，极易产生懵懂不审的批评错位。当我们把目光投入台湾地区当代文学的观察时，倘若只求皮相的特异而斩根断源，就可能助长那种盲从时尚，今有蔽帚享之千金、古有璞玉湮没莫闻的流风；同样，如果单从表层的题材范围和语言效果去摹拟传统格式，那么，此类因循与回归，也同中国文学的精神相悖，而且往往使学识的平庸与才气的拮据得到某种事先给定的庇护。这两种情状，实际上达成如是合谋：拒绝深入传统，拒绝深入对于文学作品所必具的智慧、思想、情感浓度、独创性、使命感、人格因素等等精神性内涵及其创造性表现的探究。

曾经为科学史事业奋斗一生的美国学者乔治·萨顿指出：“艺术史对我们的帮助，首先是了解那些已经消失了的文明精神。从这个角度看，艺术作品具有一个高于人类精神其他表现形式的巨大优越性；给予我们过去时代完全和综合的景象；为我们提供只

消看一眼就能把握的知识，把过去再现于生活之中。”^① 而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不管它实践何种理论主张或采取何种创作路数，凡有生命力的，都会把“过去”再现于“今天”之中，都会让“当代”反复“发现”和重新“生成”那些似乎消失了的人类智慧与文明精神，也都会以新的冲动、激情和选择，为人们提供脉络可寻的价值、经验、规范和知识的综合。我们可以注意到，在台湾当代如恒河沙数的相当驳杂的文学作品中，如果经过比较严格的淘洗，对那些够得上水准的篇章进行历史的、美学的和辩证的审视汇通，就不难发现，为一批优秀作家所严肃探索，由一批优秀作品所创造构成的文学格局，其核心，正是中国人文精神的承续与流播。我们民族高次元的人文传统，游动如岚地活在作家精神历史的深处，成为血素、骨髓和气质；怀有真诚、良知和艺术追求的作家，带着他们的才情与活力，取舍与发现，执拗与困惑，乃至失误与教训，参与了和传统的互动关系，力图通过基因的重组或镶嵌，创获新的语境，使之为活生生的今天所包容。

应当指出，那种台湾地区当今文坛上堪称“暗潮”的分离主义观点，那种类似“宁爱台湾草笠，不戴中国皇冠”的情绪化口号，是有害的，既不符合历史，也有碍于中国文学和合的趋势。台湾文化——文学历来是中国文化——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无可争辩的史实。据李亦园教授考证：“一般论及两岸关系史，都以明末汉族移居为起点，实际上五万年前的史前时代，直到有史记载，大陆居民曾有三次迁台：（1）‘长滨文化’的主人，距今 5 万年。（2）第二批则是现代高山族祖先，距今 6500 年前，最迟约 2000—2500 年前。（3）第三批是近代汉民族移民，这一

^① （美）乔治·萨顿：《科学的生命》中译本第 37 页，商务印书馆 1987 年 3 月版。

次移植又可分为南宋、明末及民国 34—39 年总计三波的移人。”^① 相随汉族移民而进入台岛的中原文化，作为生存方式和精神方式的总和，自然地、也历史地成为台湾地区社会生活和文学发展的基因。以中原文化为代表的传统人文精神，在漫漫长路上，为台湾地区的文学开启山林，注入风韵，使之融入中国文学博大渊深的传统之中。丘逢甲有诗云：“唐山流寓话巢痕，潮惠漳泉齿最繁：二百年来蕃衍后，寄生小草已深根。”^② 流寓可辨巢痕，寄生已植深根。中国人文传统规范着台湾地区文化—文学的民族本位和对母体文化的承续，也生成和延伸着兼具历史命运与原乡风情的本土形态。从近代到当代，绝大多数台湾作家都不赞成“分离”论。新文学家张我军在 20 世纪 20 年代曾说：“台湾文学乃是中国文学的一支流。本流发生了什么影响、变迁，则支流也自然而然的随之影响、变迁，这是必然的道理。”^③ 新生代作家林耀德确认：“我对祖国的认同基于一桩非常简单的事实，那就是我是一个使用汉字创作的作者。汉字流通所及，形成了一个超越历史、种族、国境的中华文化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各个区域有其独特的地区性现实和地区性文化形态，以不同的特质参与、丰富了整体。”^④ 分离只能造成悲剧，意味着一种正常的历史与文学关系的死亡。

把台湾文学置于中国文化——文学的大场域中，置于汉藏语

① 1990 年 8 月 21 日《联合报》（台北）报道。

② 丘逢甲：《台湾竹枝词》。

③ 张我军：《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台湾民报》3 卷 1 号（1925 年 1 月 1 日）。

④ 林耀德：《一个台湾作者的赘语》（1991 年 3 月），见《台港文学选刊》1991 年第 5 期。

系大系统中研究考察，超越无休止的、有时也并无益处的互相纠缠和弹赞不一，将会有对同一母体衍生的根本性文学课题，获得更多的共识。而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如何在台湾当代文学中存活和发展，其间的经验与教训，或许该是我们需要持续发掘的。因为正如诗人叶维廉所云：

大地满载着浮沉的回忆
我们是世界最大的典籍^①

不过，在展开这一论题之前，有必要注意人文精神和人文主义的区别。人文主义（humanism）则是西方运用的特定概念。按照辞典赋予的含义，它是“指一种思想态度。它认为人和人的价值具有首要的意义，通常认为这种思想态度是文艺复兴文化的主要”。“凡重视人与上帝的关系、人的自由意志和人对于自然界的优越性的态度，都是人文主义。从哲学方面讲，人文主义以人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人文主义从复古运动中获得启发，注重人对于真与善的追求。人文主义扬弃偏狭的哲学系统、宗教教条和抽象推理，重视人的价值。^② 简言之，人文主义强调以人为中心，强调个人的价值，属于一种人本宗教的思想体系和价值系统。而人文精神，其时间向度和空间容量，比前者要深长丰厚得多。它是物质的最高产物，是以往历史社会生活和人的文化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知行相资的履践方式的集聚与提升，人的宇宙观念、人生信仰、意识、心态、伦理道德、价值尺度和行为规

① 叶维廉：《赋格》，见诗集《愁渡》，台北晨钟出版社1962年版。

② 参见《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第6卷第761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北京·上海1986年版。